

書叢年少華中

仇報

譯等天木穆 著等第尼諾康


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少年叢書

報

仇

(全一冊)

◎定價人民幣三千三百元

譯者

穆

木

天

等

原著者

康諾尼第等

出版者

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

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

發行者

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各地分店

三聯書店
中華書局
商務印書館
開明書店
聯合書店

印翻得不·權作著有

總目編號(15502) 印數1—5,000

中華少年叢書
報仇

目錄

一 報仇.....	三
二 在鹽堤上.....	一二
三 在鐵路軌道上.....	二七
四 巴黎的小姑娘.....	三六
五 皮靴頭兒.....	四五

報

仇

二

報仇

自從哥哥被槍斃以後，福弟就改變得很利害。如果說以前他臉上很少有過微笑，現在却完全沒有笑容了。母親第二個禮拜裏還沒有起床，福弟連給她買麵包和牛奶的錢都沒有。五月裏是陰雨連綿的，刷皮靴的生意簡直沒法作。幸虧作機工的沙維利大叔就住在隔壁。他盡可能幫他的忙。他時常叫福弟到他那裏去做活，教他作他的那種手藝。

可是，已經有三天沙維利大叔的房門一直都是鎖着，以前他也常常不見了，跑到甚麼地方去，可是，以後他又出現了，並且，還帶來一些特出的，跟傳單一樣的小張報紙：「解放報」。福弟偷偷地拿出去賣——那就是共產黨的報紙。

沙維利大叔向小孩子說過，要在紀念日以前，帶他去作什麼工作。三月二十五號，是希臘從土耳其的幾世紀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紀念日，他們全國都舉行慶祝典禮。保皇黨和自由民主的希臘都很重視這個紀念日，可是各有各的方式。到了二十五

號，天氣很暖和，太陽光很好，可是，不見沙維利大叔回來。福弟摸了摸門上的鎖，就很喪氣地溜溜縫縫地走到城裏去。他把報紙的紀念號一下子就讀完了，他給媽媽帶回來麵包和菜油，隨後，他就拿起他那個經常用的箱子和靴刷子，急忙跑到市中心的林蔭路裏。他知道，在這個日子裏，活件很多，他就拼命地趕去了。

福弟在林蔭路的仄道裏還沒有走上一歩，就聽見有人喊他：「噓噓！噓噓！」兩個英國軍官坐在頭一張凳子上。顯然是他們想要刷一刷自己的靴子。

福弟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。他不高興給佔領軍服務，他打算從旁邊溜過去，可是，有一條大灰狗曾經是坐在那兩個軍官的膝上頭的，突然間站起來，給他擋住了去路。

福弟倒沒有害怕。他打算靜悄悄打狗旁邊繞過



去。可是，狗的主人，用着狗叫的聲音，向着狗喊了一聲，狗就遵照着它的主人的命令，把福弟擠到凳子跟前了。那兩個英國人就像醉鬼似地笑起來，嘴裏還照樣含着雪茄。

「好啦！」福弟心裏想，「真他媽見鬼啦，我還得給你們塗靴子！」

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板凳跟前，把他的箱子放在地上，就開始工作。那個軍官一下子把這隻腳伸向他，一下子又把那隻腳伸向他。另外那個軍官，是一個沒有鬍子的小伙兒，手裏拿着手杖，在那裏靜候着輪到給他擦靴子，就一邊很得意地吐着烟圈子，一邊說：

「我在美國有一位伯母，真是大怪物！她到舊世界我們家裏來串門的時候，她給我帶來了一件禮物——就是這樣的一隻捲毛的小黑鬼。他很藝術地給我舐裏腿呀！只是常常在那上邊淌口水。我就勢逼着他整了一頓，讓他把這種混蛋習慣糾正過來。」

「用什麼東西呢？」那第一個軍官問，一邊讚美着自己的靴子，在那擦得很亮的靴

子尖上，直反射太陽光。

那個年青的搖着那隻鑲着金的花字頭的手杖，說：

「我是用這個東西呀！」

兩個人都哈哈大笑。

「我就這樣地訓練這個小黑鬼，」年輕的繼續說，「於是，他就不淌口水，盡在我的裹腿上接吻啦！」

福弟一點都不明白他們講的是什麼，可是不知爲什麼他總覺得他們是講他自己。小孩子於是就拼命地趕，要很快地把活兒作完，走開了事。他的雙手飛快地閃動着，他的肩胛骨在被太陽晒褪了的襯衣下邊直搖擺。把第二雙皮靴擦亮了之後，他就抬起眼睛來。手杖在他的頭頂上吱吱地響着，就跟一隻討厭的蒼蠅一樣。那個軍官，哈哈地笑着，對着他比比劃劃地示意：一下子把手按自己的嘴唇上，一下子又用手杖頭點着自己的靴子尖。福弟不明白是甚麼回事。可是，突然間，他猜到了他的意思，他就像被螫了

一樣，跳起來了。

「是想叫我親吻他的靴子呀！」他氣得顏色蒼白，渾身亂顫。那兩個軍官，一邊瞅着他，哈哈大笑。

福弟趕快彎下腰去，拾自己的刷子，而，在那一瞬間中，他就感覺到，那個軍官用手杖從他的頭上把便帽給挑去了。儘管那頂便帽是很陳舊，一直卡到他的耳朵上，福弟可僅僅在節目裏才戴牠。福弟很歡喜那頂便帽，因為他一戴上那頂便帽，就覺得自己年紀大得多，力氣也大得多了，他戴着那頂便帽，就跟阿萊哥一模一樣呀！

手杖把那頂便帽一甩就遠遠地甩到小路當腰去了。小孩子就跟着追上去，可是，還沒等他來得及，那條狗就趕過了他，就把那頂滿沾塵土的便帽又咬到軍官跟前。福弟撒開腿往回跑，想從那個哈哈笑着的年青軍官手裏把便帽搶過來，可是，已經晚了：那個軍官一甩又把它甩到一棵高大的本犀樹的枝子上了。

那條狗大聲地叫着，跳着，用後腿站起來，可是抓不到那頂便帽。它顯然很高興那

樣的遊戲。可是，小孩子沒有工夫開玩笑。他下了決心，要拿到自己的便帽：於是，他就跑上前去，高高地跳起來，捉住自己的帽子，把它戴在頭上，一直卡到眼皮上邊。

「了不起！頂呱呱！」那兩個軍官一邊喊，一邊拿着些錢遞給福弟。「你跳得真跟小皮球一樣呀！」

福弟並不去理人家遞給他的那些錢。他彎下腰去拾他那個箱子，可是，在這個時間中，手杖就又從他的頭上把便帽給挑走了。小狗就又用嘴咬住了它帶着它直跑，從這一邊拖到那一邊。他的帽遮子在一根線上邊垂懸着，狗的口水在上邊淌着。

這真是有點過火了，福弟昏頭昏腦，向着那條狗撲過去，捉住它的脖子，同它一道摔在地上。狗搖着腦袋，可是沒辦法從小孩子的抓得死緊的手裏掙脫開。那兩個軍官笑得吼嚶吼嚶的，也沒有注意到在周圍集了一大羣人。於是，福弟就從狗嘴裏把便帽扯出來，抬起腿就走，並且開始抖着便帽上的塵土。他連頭都不敢抬，生怕會有人看得見他的眼淚。有一團什麼東西堵在他的喉嚨裏，讓他喘不過氣來。四周圍站着一些生人。有

一個軍官拿錢往小孩子手裏塞，一邊向着他噴着酒腥氣，一邊笑得唧唧嘎嘎的：

「喂呀！真是個大力士！你可以到馬戲園子表演一番啦！」

福弟把箱子的皮帶背在肩膀上，又把便帽上的灰塵抖了一下。隨後，就伸出手去，從軍官手裏把錢抓過來，撕得粉碎：

「這給你們好啦！」一些花花紙的碎片子就飛到那兩個酒醉的軍官的臉上。那一羣人往前一擁，就把福弟藏起來了。有一個人的手，很親切地，抓住了他的肩膀。那個人就是沙維利……

「你作的很對，兒子呀！就應當這樣作！讓我們來向他們報仇。就在今天呀！」福弟透過眼淚微笑了一下：

「我們報仇怎樣報呢？」

「你看好啦！跑回家去，把箱子放好，再回到市議會來。不過，得要用布把臉包好啊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福弟吃了一驚，用手在臉上摸了一下：「是出血麼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沒有出血。必須那樣作，才可以叫人家認不出你……」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傍晚的時節，有一個小孩子，臉蛋上包着布，就出現在市議會的屋頂上。他很大膽地站在飛簷上，在扭電燈。顯然是在那裏已經準備好了慶祝紀念日的彩燈。

那個小孩子就是福弟。他作事情真是又快當，又靈巧。那個地方很高，小孩子的腦袋裏直打旋，而且，把他吊到那裏的那根繩子，又把他的腋下勒得生痛的。可是，在那個時節，那根繩子使小孩子充滿了力量和信心：沙維利大叔，就藏在煙囪裏，在那裏拉着它。

天完全黑了，城裏頭已經燈火輝煌。市議會的燈火也燃起來了。所有人就望見了用通紅的火燄似的字母湊起來的兩道很大的標語：

打倒佔領軍！

民主希臘萬歲！

在市議會前聚了一大羣人。警察們已開始行動，要把那些老百姓趕開，可是，人却越聚越多了。警察們簡直沒法子爬到屋頂上去：到頂樓去的一切通路像是都堵塞住了，經常放在後院裏的那個救火梯，也不知搬到那裏去了。他們搬來了另一條梯子，可是那達不到屋頂。

警察們東奔西走，滿頭大汗，狼狽透了，可是，羣衆却越聚越多。福弟也擠在人堆裏。小孩子緊緊地拉着沙維利大叔的手。

有人開始歌唱：

我們要爭取偉大時刻提早來臨！

我們要開闢走向勝利的道路！

很多人的聲音都接着唱起來。福弟也跟着他們一道唱。在這個時刻，他可是真正地

幸福了。
(康諾尼第作 穆木天譯)

在鹽堤上

一

查維爾斯先生，一個肥胖的美國人，站在棧橋上等待最後一趟船。他的中國漁夫早就都把捕來的東西交出來了，只剩下一個阿常遲遲地沒有送到。

「該死的黃豬，」查維爾斯憤恨地想道。「是不是把魚賣給路易遜了呢？他給的價錢比我高一分錢。」

這是一個三月的潮濕的清晨。淺綠色的波浪拍拍地擊打着棧橋底下的木樁。在巨大的輪船上空瀰漫着奇詭變幻的煙雲。在岸邊能聞到樹脂的芳香，海草的發鹹的氣息和一種什麼東西燒焦了的氣味。查維爾斯沒有找到阿常。剛剛是早晨的八點鐘，輪船上的值班海員才敲過船鐘。在鹽堤背後，有一條中國人的漁船出現了。

這是一隻很好的船。爲了從造船的約依手中買到這條船，阿常一連積蓄了許多年的錢，此外，還欠了查維爾斯的債。船買到手以後，阿常的未婚妻梁艾把它叫作「燕子」。

「阿常，你現在是個大人了，」她說。「你有了自己的船。」

昨天傍晚，當她又談起船的事的時候，阿常有點使人奇怪的笑了。他說：

「在中國是很熱的，非常熱，梁艾……」

她立刻就懂得阿常的意思了。

「是的，」她說。「你應當回到祖國去。」她緊緊地摟着阿常，用剛剛能使他聽得見的聲音說：「我絕不哭……你可以把船賣掉。」

塞林村的中國漁夫當中，已經有九個人這樣作了。他，阿常，是第十個人。

阿常不慌不忙地把「燕子」靠了岸，繫住纜子；查維爾斯也看到了，不過使他驚奇的的是在船上他沒有看見一條魚。

「魚在那兒？你把牠賣了嗎？斜眼！瞧着罷！跟我尋開心你可要倒霉，你還欠我四十塊錢哪！」

查維爾斯先生一面說，一面把自己的毛茸茸的拳頭衝阿常的臉舉去。

阿常一動也沒動。只是他的細長的眼睛變得更細長了。在舊金山生活的十年當中，對於像查維爾斯這樣的美國人的叱罵，他已經習慣了。可是這時阿常的心裏却也激起了憤怒。

「我今天還你錢，請你把手收回去罷！」他說。

「有趣啊，你打那兒弄到錢呢？」

「我把船賣掉。」

「約依的船嗎？爲什麼你要把船賣掉呢？中國人！」

「我要離開這裏……上很遠的地方去。」

「啊，啊，」查維爾斯默默地拉着長聲說。他故意地看了這個中國人一眼；一面骨

罵着，一面向卸魚的倉庫走去了。

晌午，查維爾斯碰見了戴維遜和斯密特。他們跟查維爾斯一樣，都包購中國漁夫的魚。

「在我的中國人當中，又有一個要上中國去打仗的了。」查維爾斯對他們說。「如果這樣下去的話，我們就連一個中國人也剩不下了。」

「倒霉，」斯密特答道。「倒霉！必須把你的中國人狠狠地收拾一頓，這樣才能使別的中國人再也不敢想他的中國。」

「對，」戴維遜先生插嘴說。「查維爾斯，你必須處理這件事，這是你的中國人……」

在鹽堤上



孩子們的臉嚴肅起來。亨利站着，手裏緊緊地握著鐵釘。